

# 洗白法海 白蛇就能走進新時代？



## 新編戲的缺憾 反而成了電影化的優長

【北京青年報】中國戲曲電影的歷史與中國電影的歷史一樣長，但將近兩個甲子以來，把表演藝術從舞臺搬上銀幕，一直是一個難題，難的不是技術，而是美學。大部分戲曲電影都祇能當作舞臺的翻攝、藝術家影像的留存，優秀的“戲”“影”融合的藝術作品少之又少。戲曲舞臺一桌二椅便是亭臺樓閣，一將四卒便是千軍萬馬，多的是靠藝術家的無實物表演與觀眾想象力的復合，而電影則需要實景來給觀眾以真實感的規定情境。這虛與實的矛盾，或曰“表現”與“再現”的區隔，一直是戲曲的影視化改編所要解決的難題之首。

大部分戲曲電影都是不改變舞臺表演，祇增加布景，將舞臺上沒有的亭臺樓閣、花園草木搭建出來。祇不過拍攝精緻的用實物，粗糙的用背景牆而已。在這種戲曲電影拍攝中，影視語言祇剩下特寫鏡頭和正反打，這反而使得很多戲迷不滿意，認為忽略了舞臺的整體化，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花費許多錢財，結果反而不如舞臺。

戲曲舞臺的真實不是由實而真，而是由真而實，是舞臺表演的藝術引發了觀眾內心的共鳴，因為一份情感的真，所以達到了觀眾願意相信的實。戲曲的影視化改編應該是用各種手段加深那種情感共鳴的真，而不是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讓原本想象的東西落實。想象永遠比現實更加豐富，落實反而窄化了藝術的表現力，自然會讓人不滿意。1983年由劉玉河導演、杜近芳主演的《白蛇傳》，“游湖”一折中背景牆畫着西湖，艚公却在草坪上劃船，時時讓人出戲，這也就怪不得杜先生勒令該片在她在世時不得放映。

而正在上映的《白蛇傳·情》在融合“戲”“影”方面做得相當到位。

僅看預告片時，筆者原本以為最值得期待的是武戲部分，畢竟水漫金山的特效呈現總是令人期待的。沒想到觀影時，武戲當然符合預期，且把曾小敏最擅長的長水袖拍得精美絕倫，但這部電影最令人驚艷的部分恰恰是文戲。其畫面借鑒了畫意的表現方式，真正做到了虛實相生，每一個畫面都有精巧的布置，却不繁重，精準地把握了情感在那一刻的走向并有所推進，意境深遠，這是視覺特效的正用。本雅明曾認為電影的革命性正在于可以從視聽上創造一個令人信服的新世界，特效從某種程度上也應當為此來用。最值得推崇的一場是許白二人初次見面內心傾訴衷腸的時候，環境上天入地，奇幻瑰麗，從某種程度上正像是現代派的畫作，不是直白的實景，而是心理的真實。這一點在戲曲電影的拍攝中至關重要。

誠然，在視覺效果上《白蛇傳·情》也有失敗的地方，比如不應將白蛇實像化。戲曲舞臺上對此以空無的處理給人以無限想象的空間。況且，白蛇的形象應當如何？應當是美的，也應該是可怖的，否則許仙就不會在“酒變”中被嚇死，但美與可怖却很難統一。另外，千年白蛇想來應是相當巨大，影片中許仙掀開被子看到的却是一祇十分嬌小的白蛇。而且白素貞是暈倒上床，可白蛇却仍然十分清醒地吐着蛇信，這難免也讓人出戲。筆者以為，在“酒變”中，用影子或其他側面展現的方式比直接用白蛇的實像要好得多。

電影所本的粵劇《白蛇傳·情》屬於新編戲，雖然與其他新編戲相比也算是較為完整，質量也算上乘，但戲曲味總是弱了很多。有粵劇的老觀眾曾指出，這出戲大量使用了時代感較強、節奏較為明快的小曲小調，而梆黃占比很少，且使用時刻意回避了曲折迂回的拉腔。此外，粵劇《白蛇傳·情》還有大量的定格場景，并使用新編配樂烘托、抒情，實話說，這在舞臺上的呈現效果并不好，穿插的新編戲常用的群舞合唱在戲曲舞臺也并不算高級，但這讓其有電影感，適合進行影視化改編。

而且，粵劇《白蛇傳·情》對經典版本的《白蛇傳》進行了大量刪節，“游湖借傘”變得非常緊湊，也省略了“結親”“合鉢”“祭塔”，這讓部分劇場觀眾認為情節推進太快，導致情緒無法積澱，但是給了電影非常大的表現和修正的空間，可以用畫面和電影手法補充故事內容并推動情節的發展。比如電影版展現了絕美的結婚場景，雖祇有短短幾秒鐘，却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水漫金山的正當性 只有一個無所依傍的“情”**  
應該說，作為戲曲的電影改編，《白蛇傳·情》是相當成功的。而影片的故事情節與人物塑造，與經典版本有很多不同。

法海這個角色的設定可以說是粵劇版最令人耳目一新之處。不同于經典的田漢版以及民間傳說版，法海不再是臉譜化的惡人，而是一個精通佛法，也心懷慈悲的高僧形象。本劇對法海的行為進行了合理化的辯護，讓他的言行合乎常理和邏輯。得知千年白蛇降世臨凡之後，沒有背着白蛇“說許”，而是直接與白蛇當面辯論，告知白蛇眼前痴情不過是許仙未識破她偽裝的鏡花水月，勸她捨下痴情離開。在回寺路上遇見許仙也祇是請他多多保重，並沒有戳破白蛇偽裝的謊言。而在白蛇“盜草”救活許仙、而許仙滿腹疑慮之際，也是跟許仙言說白蛇無有害你之心，但他日恐怕禍及眾生，勸許仙參禪忘情以諫白蛇歸去。在“水鬥”前的辯論中，法海依舊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責備白蛇不是因為她是個“孽畜”，而是修道千年仍困情劫的執迷不悟。這真是高僧大德的形象。祇有當白蛇興起波瀾，水淹眾生之後，法海才上呈佛祖，降下雷峰。與此相比，田漢版以及民間傳說版的法海簡直是《巴黎聖母院》中的克洛德，猥瑣而邪惡。

坦白講，看完這部電影，心中升騰起的是對佛法無邊的崇拜和我佛慈悲的感慨，並不是對白蛇的共情。作為律令執行者的法海，同樣是作為權威的法海，不僅取得了事實上的最終勝利，也贏得了尊重。這個執法者是溫情脈脈的，最後施展的暴力是合情合理的，但他的權力却是不證自明的。

將法海正面化處理帶來的另一個問題，便是白蛇水漫金山合理性的缺失。原來的故事，正因為法海用強權壓制他人，白蛇雖然可能犧牲無辜也要水漫金山除暴安良。但如果法海是正義的，那麼白蛇水漫金山就正如法海在劇中所說是“為一己私情，擾攘眾生”，不具備任何的正当性。該片的編劇莫非曾說，片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善良的，他們祇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堅守自己的立場。這不禁讓人想到《悲慘世界》，不知道編劇是否曾經將法海類比為沙威。但沙威作為執法者，是嚴酷地執行上帝的律法，並無有慈悲之心，再阿讓除了逃避別無活法。可以說《悲慘世界》中人人身不由己，客觀的“悲慘世界”蠶食着順從苟活的人們，這是雨果的人文關懷和批判意識。但白蛇不同，若按照劇中的邏輯，代表着客觀世界的法海是如此的慈悲，那麼白蛇的一切苦果是誰

造成的？因為本劇中的法海并不要她一死，祇是勸她回頭，那麼她大可以歸去，山林悟道，天人兩安。她為什麼還要如此執著、自造苦果？

這祇剩下一種解釋，就是片中主題曲所唱的“圓我的願”。“我”在此處被強調了，“我的願”成為白蛇一切行為的動機。這一點在他們“水鬥”前的辯論中體現得更加明顯。當法海要祭出法寶時，白蛇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看這法理規千行，管得了眾生凡心向”，這同時也是為自己鬥法尋找正當性，她用“凡心”和最偏動物性的人性即情欲來為自己辯護。而田漢版則明顯不同，田漢版的白蛇是用人民的價值判準作為最高的法度，一切不合乎這個判準的就自動喪失合法性，“江南人都歌頌白氏娘娘”，所以法海縱然有作為暴力工具的青龍禪杖，“怎抵得宇宙間情理昭彰”。這個不同正體現了不同時代文化，尤其是青年文化的差異。

無論是電影版還是粵劇版《白蛇傳·情》，都想走近青年的道路，這在主創人員的表述中頻頻可見。主演曾小敏就曾根據當今男女戀愛的情境，改編了許白長時間的試探，代之以橋上的一見鐘情，白蛇没有任何的嬌羞和忸怩，相當直白和大膽。放大的自我，加上無可更變的律令，使得本劇既不能向上超越、反抗律令和權威的正當性，又不能向下超越、依靠江南人民的呼聲（當然，這兩者也可以是一體的），于是，便祇有一個虛飄耽溺的、也僅指男女歡愛的、小布爾喬亞式的“情”字作為全劇的邏輯主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確實是當今青年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面向。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無所依傍的“情”不僅略顯狹隘，也是多麼的脆弱，祇要有一個外力來干涉，便輕易阻斷藕連的情絲。最後的白蛇更是自願走入雷峰塔，接受了外力對她的分派。這難道不引人深思嗎？祇守着自己私願的自由而不求改變廣闊世界中的結構，其結果是自己也不能獨存、私願也會落空、自由也終將被剝奪。

## 法海不惡許仙不渣 留下白蛇當過錯方

當然，正如有論者所言，這確與湯顯祖的《牡丹亭》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杜麗娘通過強調“一生兒愛好是天然”完成了典型對大眾的代表，而白蛇則通過水漫金山完成了英雄與大眾的對立，這是兩個故事截然不同的地方。導演曾說，這部電影原先是想采用好萊塢式的特效大片的拍法，後來放棄轉而取道東方美學意境，這當然是一種正確的思路，但這種白蛇的形象塑造恐怕是原先創作思路的遺留所造成的某種不和諧。況且，好萊塢大片中英雄對抗的也是邪惡勢力，但白蛇這位英雄却用極具破壞性的神力打一個慈悲的好人？

同樣，本劇也隱去了許仙的“渣男”形象，因為根本就沒有法海挑唆他用雄黃酒試妻的情節，他也就沒有因為懷疑而去傷害的行動。但將許仙“撥亂反正”，也是以犧牲白蛇為代價的。許仙沒有過錯，那白蛇隱瞞身份的“騙婚”行為就會被放大，成為夫妻之間的首要過錯方，“斷橋”的指責，力度會驟減。許仙與法海的合理，造成了白蛇形象的動搖。

劇中的每個人都是好人，祇是要捍衛各自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個善良、浪漫的願望，但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好人與每個人都是好人當然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況且編劇在此劇中想要證明其為好人的，恰恰是擁有權力的人。相較于白素貞是妖、是女性，許仙和法海是人類、是男性，法海還是手眼通天、掌握世間法則的大和尚。田漢秉持着五四以來的時代精神要顛倒的權力結構，在片中重新又被顛倒回來。當一廂情願地認為每個人都好人的時候，恐怕處于這個結構下層的人們必將承受遠較結構上層的人們為甚的苦痛。

而且，如果悲劇的誕生僅僅是因為立場不同，那這代價也太大了。因為立場不同便毫無溝通和對話的可能，便祇能兵戎相見、你死我活，而且水淹眾生、攪擾天地？人與人之間靠本質主義的爭論替代了公共空間的討論在此處彰顯無遺。對法海的溫情，并不能改變白蛇的結局。縱然唯美和合、浪漫綺麗、世上皆是好人，白蛇也終究被困塔中，欣然接受了千年幽囚的運命，許白并未團圓，一份痴情終究變成了絕戀。